

思慕的人

父親的長嘆在我耳裡穿越沉默，一直倒曳至三祖母的年代，聽長者的故事，要察言觀色，無須太多言語和過多視角，以免誤讀或扭曲原意。並非所有故事都有人願意陪伴傾聽，困於病床的父親，看似孱弱卻越來越沈重，像磚頭重重壓著我，相互盼望又相互推諉。

我輕輕扶起父親，潔白的床單襯著他褪色浮腫的身軀，不堪重負，皺褶的痕跡更皺了。

三祖母早已超越生命意義，靜立在時間的遠方，凝滯守恆，父親在逝去的親情中吸吮餘溫，舔舐自身的病痛。

歷史落差，流蕩在我們之間，循著故事脈動，遙遠俯視過往撲朔迷離的情節，那些曾經努力生存過的人，為何由愛生恨，為何背叛算計……我看見整個家族在風雨中飄搖，被命運的波浪肆虐拍打。

三祖母她的身份和處境，是隱在父親心裡永遠不能被光照耀的黑，幽暗陰冷。

大祖母無法生育，二祖母一連生了四個女孩，就是生不出男孩，三祖母是丫嬛收做偏房，本以為生了兒子，延續一脈單傳的香火，可以得寵扶正，沒想到，新生之日祖父心臟病發，一生一死，父子從此錯過。

血緣乾涸後，親情無聲地剝落，大祖母罵一句，鉸刀片，鐵掃帚；二祖母嫌一聲，賤人不成器，牙縫裡出蛆；連未出嫁的姑婆都責怪，娶這個某真破格，身帶破骨衰家門。冷言髒語將母子倆從家族的核心排擠到邊緣，淒涼無助。

形形色色的打擊與責難降臨如隕石，持續不斷地折磨抽乾生命的能量，三祖母承受所有的傷感與悲鬱，現實的世界依然，從未，替她說些什麼。

為了守住唯一的兒子，她背負著浩大的夜色，如同白日頂著烈陽，不斷在田畝菜園穿梭，在豬舍雞寮忙碌，還到廟裡當齋姑，灑掃、誦經，協助廟裡進行法會或祭拜儀式。

祈禱生活不再有畸變。

陰謀猝然即發，只有被盤算的三祖母在陰謀之外，她成了扎入別人心頭的刺，讓人渾身不舒服，不拔不痛快。姑婆和大祖母作好了將她改嫁的盤算，所有的人默不作聲，埋伏在四周，不動聲色，有一股玩弄命運、掌控歷史的使命衝動與犯罪快感，在家族中投下的巨大陰影。

說到這，父親的眼睛睜得大如牛眼，鼻孔憤張噴著怒氣，鷹爪般的手指抓破

床單上的一片光影，紛亂殘破。父親話中含怒：「老想把我們折騰出去，孤兒寡母到底能吃多少、用多少，心地真兇狠。」他抬頭望了我一眼，這一眼使我感覺家族歷史的不堪與重負，我對他笑了笑，掩飾心裡的不安。

我用一紙公文，隔開往昔，將父親拉回輪廓分明的當下。政府為了保存維護歷史建築、古蹟及聚落等文化資產，屋主可以向相關單位申請修復經費。

我問：「祖厝，要修嗎？」

紫杉木製成的門板，風光、耀眼，立在戶內、戶外，八角形雲紋透雕八卦和蝙蝠的門鉞，上面施作吉祥圖紋的淺浮雕，再配上直徑九公分錫銅質門環，十分派頭。外牆壁堵、水車堵、墀頭貼置馬約利卡磁磚，紋樣多種、色彩鮮麗，是富有與新潮的象徵。厝內有珍稀的播金畫、精雕細琢的雙面透雕、栩栩如生的灰壁彩繪，還有……

我說得口沫橫飛，興致高昂，熱烘烘的字句在寒森森的空氣中漂浮。

父親瞪了我一眼，不悅地說：「教豬教狗，不如自己走，有本事自己修，為什麼要依賴政府補助，不長進的傢伙。」話一說完，他又遁藏到三祖母的時節。

改嫁的話遞來遞去，在傳話的過程中，按各自的理解把彼此的意思做了大量修飾，該刪的刪，該加的加，來言和去語都加了油、添了醋，自成一格。這些話，傳進父親大得如蒲扇的耳朵，像詛咒緊緊貼著，像鐵釘狠狠刺著。

父親蹲在園裡捉菜蟲，右手的姆指如刀，食指似鋤，抓下癡肥臃腫的綠色毛蟲，使勁一捏，腥臊翠綠的汁液從斷裂的蟲身流出，望著漸漸死去的菜蟲，彷彿看見自己母親的汗水和淚水。他咬牙切齒地說：「你們吃得腦滿腸肥，打著噲鼻噁心的飽嗝，我們就不用活囉？」用力地將一隻又一隻的菜蟲碾斷。

天空掛上殘缺著半個豁口的月亮，慘白。三祖母和父親跪在黯淡的神明廳，上有列祖列宗，前有大祖母、二祖母和姑婆，氣氛安靜肅穆如燃香。

大祖母理了理鬢黑的頭髮，抿了抿唇，說：「妳就看開點，這可是明媒正娶，妳若肯嫁，李家願意送大聘。」

姑婆順藤摸瓜，接著說：「我們也不容易，日子越來越難過，李家生意做得好，妳嫁過去……對大家都好。」粗糙陰鬱的兩片唇吐出黢黢潮潮的話。

鏽蝕的親際關係如桎梏難以掙脫，鐵拴貫串了大祖母、二祖母、姑婆，沒有一處罅隙透露清明。互相掩飾，彼此牽制，舉手投足之間晦暗又迂迴，黯淡的牆垣環繞著三祖母，遮蔽她眼前的光亮，昏沈冷冽的家族體系逐漸侵蝕她心中的溫熱。

二祖母張著肉肉的、紅紅的嘴，舌峰如火，她說：「孩子交給我照顧，他終

究是王家的血肉，妳出身不好，別擺什麼架子，叫妳改嫁是給妳一條生路，別給臉不要臉。」

父親猛地抬起頭，對上二祖母垂掛眼袋的眼睛，兩雙目光，發出了碰撞的聲音。

他拿出藏在口袋裡的小剪刀，銳利無比，把黑夜劃開，把陰謀割破，怒喊：「妳們為什麼不嫁！誰敢欺負我娘，我就剪斷雞雞，讓王家絕子絕孫，亡吧（王八）……亡吧（王八）……」他知道，血脈是最好的利器，唯一能守住自己世界的武器。

所有人感到驚嚇與錯愕，父親破壞性的血緣根脈挑釁，背離他們的盤算，整個氛圍正在失衡、扭曲，家族關係逐漸模糊且變異。

三祖母制止躁動不安的父親，將他摟在懷裡，她哽咽地說：「你們大人有大量，我們是賤人，各走各的路吧。」

從此，母子倆被安置在護龍邊間，另起爐灶，自食其力，既孤獨又豐盈，絕望和希望並置。

我離開沒有四季的醫院，才發現外頭已是清朗朗的春天。

春天來了，樹卻生病了。

綠意盎然的行道樹站在街道的兩側，病滿天飛揚，一絮絮、一撚撚、一縷縷，到處都是病，想飛到這兒就飛到這兒，想落到那兒就落在那兒。樹的病落在行人的身上，行人帶著病來來回回走著，人人都帶著病回家。

我也帶著病回家，麻麻沙沙的，就像有一片羽毛在肌膚上搔拂，渾身不暢快。

百年祖厝也病了，亦如父親每況愈下的病情。

凡是有木的地方皆有白蟻築巢，放肆啃蝕，合院的內在已經虛空，頹頹危矣。白蟻還齧咬父親的肺，X光片下的二片肺葉，佈滿一個個黑色的小坑洞，如同兩片在殘風中的敗葉，瀕臨凋落。

門檻包的銅片和地面鑲嵌的銅條，敲下變賣，聽說銅片、銅條的純度很高，當時可值錢。馬約力卡磁磚被風霜打擊，頑強留在牆上的只有十來片，看起來顯得做作、驚扭。護龍屋頂出現塌陷的情況，無法居住，唯有幽靈蜘蛛張著不規則的網，牠體態纖細卻是有毒的掠食者，喜歡補食比自己大型的蜘蛛，我曾經想要收拾這些蜘蛛，父親卻說牠們是益蟲，放任牠們來去。

我站在天井揣想心事，突然下起雷陣雨，雷聲轟轟，雨水霏霏，快步走進神明廳。古舊腐朽的空間，早已失焦失序，板牆彩繪斑剝，楹柱聯對脫色，往昔的坑坑疤疤裸露著，紅磚地板起伏著先人蹣跚的足跡，無一處平實。

雨勢變得狂暴，透過潮濕，我凝對祖厝的殘破。

祖聽牆上掛著曾祖父、曾祖母、祖父、大祖母和二祖母的畫像，沒有三祖母的，對這件事情，父親耿耿於懷，他氣憤地說：「嫌她是丫嬛、是妾，連神主都不給立，惡毒啊。」

父親的哀愁與憤怒，沒有隨著三祖母的生命結束而終止，他明知無垠的宇宙，每一種看似渺小的依歸，都是自然的演繹，他拒絕妥協，選擇把自己磨成錐子，頑固地釘在家族每一個人身上。他知道自己可能會被碾碎，寧願被碾碎，更能無所懼怕，每日撕開結痂的傷口，拼命捍衛命運在身上的咬痕，並執拗告訴自己，絕對不要忘記當下的痛苦與羞辱。

春深似海，看著父親的檢驗報告，我無法悠遊自得。

父親忽然問：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我不明白父親問的是哪一件事情，他不曉得自己的病情；不清楚我打算逃離城市，回歸故鄉；也不知道我想放下畫筆，另闢職涯……我咬住自己的舌頭，咬住自己的心，牙齒像鐵釘一樣穩固。

「祖厝！」鏗鏘有力，一點都不像罹患肺癌的病人。

我豁然開通。

很多話我不敢直白和父親說，因為不是時候，因為不會被充分瞭解，只會激起風浪，陷入誤會和糾紛。既然父親開口，順著他的心思，滔滔不絕解釋。

祖厝交由政府修復，才有專家、資金與技術等豐沛資源。例如屋脊棟架的木結構破損，大木匠師傅可以重現傳統的桁架；前後落屋頂裝飾缺失，專家能修舊如舊，讓圖騰再現；門頂堵上腐壞的雕刻物件，小木匠師也能以古修古還原。

我把祖厝說得即將浴火重生，父親聽起來卻像天方夜譚，他的目光疊在黝黑手臂上深深淺淺的傷痕，幾秒就抬頭，關注窗外閃電雷鳴中的粉色櫻花，喃喃自語：「可惜啊，大雨過後，再美的櫻花都成了一攤爛泥……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，房子……你修那麼講究又有什麼用？」

我丟出的話語被窗外雷雨打落一地，四處飛散，狼狽至極。

父親對祖厝有執迷的堅持，不輕易為外界所動，我要賦予修復以意義、以永恆，減緩他骨頭縫裡的疑懼。

伴隨一陣陣的咳嗽聲，父親緩緩走到窗前，我遞杯溫熱的烏龍茶給他，他笑了笑，許多的場合他總是掛著一臉笑意。

人需要依附故事才能存活，沒有被反覆傳說的故事，就沒有存在的勇氣和志

向。父親又開始斷斷續續講述他和三祖母的故事。

三祖母一生，少時喪夫，中年遭遇戰亂，晚歲病疾纏繞，如同一條崎嶇的山道，從卑處到荒原，坎坷艱辛。她就像觀世音菩薩前的蠟燭，燃燒肉身，用滴下的炙熱鮮紅汁液，凝成父親，當她走到年華未暮，所有的精、氣、神已全心全意匯入父親的體內。

在觀世音菩薩面前，三祖母放下愛恨執著與老舊肉身，不再拚命呼喊，尋得生命意義的寬解。

守靈夜，父親獨自一人在神明廳，幾位來幫忙的舅爺、表舅爺在隔壁的廂房休息。香煙繚繞在靈柩的前側，疲憊地搖晃，白蠟燭的火苗打著瞌睡，整個家園陷入衰敗，充滿死氣。凌晨過後，父親的眼皮漸漸重了，惡夢如同嗜血的黑蝙蝠在腦中竄飛，吸取他的生死困惑。

父親聽見洗牌的聲音，隨後是叫牌聲，一條，九萬，碰，這些聲音相當飄渺恍惚，但是，接下來的聲音，他聽得非常真切。舅爺說，好像不打算立神主和遺像，表舅爺說，下人嘛，草草葬了就算，三言兩語像尖銳的箭射向父親。

各種聲音紛紛出現，它們一直以來都在映襯寧靜，父親不能再把寧靜當作一種氛圍，此刻的無聲是懦弱的表現。

他一腳踹開厚重的杉木門板，兩隻杏仁眼閃著青光，散發綠幽幽的憤怒。他朝表舅爺揮了右拳，表舅爺一屁股跌坐在屋角的痰盂，然後，兩人撕打起來，先是碰翻紅木小茶几，踢倒柳木制的洗臉盆架子，又撞碎青瓷盆栽。兩個人最初只是在屋裡打，後來勸架不成的舅爺，挨了父親的左拳，於是，三個人扭打成一團，打出了廂房，打到天井。

父親是拿命在搏鬥，表舅爺和舅爺根本不是對手。

大祖母在失溫的夜裡迸發凌厲的喝罵：「還要不要臉？什麼日子，你們還是人嗎？」

父親帶著難捱的悲慟哭喊：「妳們從來就沒有把我當人看！我現在沒父沒母，要臉面幹什麼。」繼續痛揍表舅爺和舅爺。

遵照大祖母的旨意，三祖母可以葬在王家的墓地，不立神主也不掛遺像，父親只好隱忍與退讓，照章搬演這場虛情假意的儀式。

祭悼對三祖母而言無所相關，一頓豐食、一場熱鬧，對於死者的哀悼達何種程度，無人能知，亦無關緊要。人情世故，是建立於名利浮土上的海市蜃樓，三祖母悄悄離去，對整個家族而言，不過是一枚從樹梢落下的熟爛果實，舉無輕重。

如炮的咳聲打斷父親的故事，我勸他小睡一會。離開病房，我緊繃的神經頓

時鬆弛，春天也放慢腳步，跟著我淺淺的笑意輕擺。

回到祖厝，我尋找掛著父親腳印的門板，不僅是門板，連石灰牆、將軍柱、八仙桌都有蜿蜒曲折、忽高忽低、且重且輕的腳印，全是一次又一次的搏鬥中踩出來的，迴繁往復。

父親與家族的拼搏都是以命相抵，種種困難都無法阻攔他為三祖母爭一口氣，這也是他在為自己爭氣。

一邊揣想父親的心事，我走到祖厝的前廳，沏壺普洱茶，在陳香瀰漫中揣度前塵往事。頂上的日光燈忽明忽滅，索性關上燈，隱在黑暗裡。

「該停在這裡嗎？」我朝黑暗拋出疑問。

停下來就是衰落，若一直前進，為什麼用那麼多力氣，卻只往前一點點？父親的治療不見起色，祖厝的修護遙遙無期，生活的背後有陰影追趕，父親正在失速，祖厝正在崩壞，我在暗中看清內心深處的恐懼，擔憂父親離我而去，擔憂被世界拋下。

隔天清早，我陪父親到醫院附近的公園散步，春末夏初的季節，溫和而不疏淡，熱烈但不拘束，天空沉靜，草木欣然。

我們倆好久沒有並肩走在一起，國中畢業，父親把我從鄉村移栽到城市，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，一路奔向華燈璀璨的都市中心，離故鄉越來越遠，回家的次數也漸漸減少，不知不覺和父親的關係疏離。

不管走得多遠，關鍵時刻還得回來。父親病重，祖厝頹老。

父親咳了幾聲，打破我們之間的靜默，問：「畫一張像要多久？」

我轉頭問他：「畫什麼？」

父親說：「你來畫張祖母的像，等祖厝修好，辦個熱鬧隆重的儀式，把神主和畫像請進神明廳。」聲調像爆豆一樣從他的薄嘴唇裡噴射出來，即深情又激動。

他似乎默許將祖厝交由縣政府修護，同時，一併把他心中多年的遺憾與牽掛，修補整頓。

父親又問：「祖厝的修護工程，需要多久時間？修好後，我們能住在裡面嗎？」

對於這個問題，遲疑了一會，我說：「政府出錢，修護後必須開放參觀或委外經營，例如特色商店、古厝民宿、家族博物館，不過……屋主有優先的經營權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父親勃然大怒，往我的背重重拍了一下，斥罵：「神主和畫像要放在祖厝的神明廳，晨昏上香，不能住，修護有什麼意義？」我正想解釋，他接著臭罵：「這是掠雞寄山貓，我們的祖厝變成別人的，狗屁不通的道理。」

他氣呼呼地從我身邊走開，然後叨唸從前的故事，靛藍晴空瞬間褪了色彩，我的心情也跌到谷底。

三祖母下葬時，墨色的濃雲將天空沈沈壓下來，冷漠的風凌厲地穿梭，密密的兩點驅散了送葬的親友，父親跪在墳前，在冥紙燃燒的白煙裡，感受三祖母在他生命中的分量以及纏在身上的家族糾葛。

祖父的墓地在不遠處，墓埕寬廣，內、外明堂寬闊，墓碑和墓桌是青斗石，刻著精緻的石雕，曲手之間的牆面則鑲著馬約利卡磁磚，氣派奢華。相較之下，三祖母樸陋寒酸的土墓，簡直是個小土堆。豆大的雨點落在地上，濺起歧視、貶抑、壓榨的水花，父親扯著沙啞的嗓子喊，一遍又一遍，他覺得世界被囚住，閃電帶著雷鳴聲鋪天蓋地席捲而來，整個天空被劈開，他的靈魂也出現裂痕。

當記憶的浪潮湧入，父親就像海綿一樣吸收、脹大，然後傾吐。他一邊蹣跚地往醫院走，走過街角、斑馬線、階梯扶手，一路講下去。那時，我才知道，他在說給自己聽。

傍晚，我回到祖厝，翻箱倒櫃找尋三祖母的照片，只找到一張黑白照片，表面有些毀損和泛黃的斑點，我試著掃描再放大，三祖母的五官稍能辨識。我凝視她的神情，飽經風霜、瘦骨伶仃，心中湧起一股情緒，如不斷打擊著礁石所激出的滄桑浪花，我放下照片，停止對三祖母的冥想問候。

天井傳來螽斯的鳴聲，喧嘩、嘈雜，牠們替火熱的夏天吶喊助威，我的心卻熱不起來。

靜觀祖厝的每個小地方，銘記了刻痕、缺口和捲曲的記憶。

天井水缸底下的石板藏著一道漆黑的痕跡，是我燃放煙火釀出的燒焦紋路，擔心被父親發現，特意用水缸遮住。

圈椅的牙板斷了一根，因為我不想到城裡念書，父親踹了我一腳，順便連我坐的圈椅一塊踢飛。

隔扇門裙堵的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和「思食武昌魚」彩繪，多了烏龜和螃蟹的塗鴉，是我五歲時的傑作，為此，父親罰我跪在神明廳，讓列祖列宗監視我。永遠記得那一刻，祖先們的眼光迴盪在我的前後左右，他們之間用非人類的語言心心相印地交談。我仰著頭，看著照片中慈祥的臉，他們在笑，我也傻呼呼地笑。我和他們，不用言語，如同樹葉聽得見風的聲音，天空猜得透白雲的走向，日出日落一樣呼應，依照各自的頻率傳遞過去與未來，契合出一段承先啟後的美妙韻律。

父親巴了一下我的後腦杓，說：「笑什麼，沒大沒小，給我跪好。」

我把腰部挺直，跪得端正，父親正要上香，我好奇問：「怎麼沒有三祖母的？」

父親面有愠色，沈默不語，我不死心地追問：「為什麼不給三祖母畫個像？」他大力拍擊八仙桌，震得桌上的茶杯四處翻滾，說：「那麼愛畫你來畫，別只會畫烏龜王八，畫點像樣的！」

我住的房間，牆壁烙有大小不一、交叉重疊的腳印，父親反對我出國學習藝術專業，撕破我的畫作，搗毀畫板、畫筆、顏料，我極力保護被踐踏的夢想。他攻擊，我反擊，四堵牆成了我們隨時借力的地方，每一腳都踩得牆咚咚直響，牆上的石灰粉末紛飛，父子關係也踩得四分五裂。

我踱步到窗前，往事歷歷，夏夜像是無事的季節，我卻心事重重。

「有百年厝，無百年主，為何要修、為誰而修？」我問我自己，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」質疑宛如紛亂的線團，七纏八繞，永遠沒有頭兒。

好不容易止住念頭，回到屋內，繼續畫著三祖母的像。

我從來沒有見過三祖母，憑藉模糊的照片實難畫出她的神情相貌，我記得父親說過，他和三祖母長得很像，於是，我翻閱相冊，端詳父親的照片。認真看著父親的臉，我看清他的生命特徵，原來，他的小麥膚色是在耕田壟草時染成的，他的堅忍精神是在困頓日子中越磨越礪，而他對三祖母的思慕，是他賴以生存的土壤，更是他活著的勇氣。

父親和三祖母的故事在百年祖厝中流傳，經歲月侵蝕後帶有烙印的蒼涼，祖厝若是讓政府修護，必定竄改固定而久遠的時間概念，掩飾埋在時光塵土裡的互動陳跡，連同我和父親積攢下來的回憶一起淡化。如此一來，祖厝就像荒原般，滿心的淒涼和荒蕪。

我對祖厝抱持多餘的熱忱與理念堅持，因此，編塑一套迷幻人心的說詞，才會沈迷以修護祖厝的方式，企圖重塑一片天光。

凌晨兩點，我終於看見三祖母，看懂父親，看清自己。

我的粉彩筆在畫紙上滑動，情深意長。三祖母禁錮的眼神變得柔軟，僵硬的嘴角有了笑容，肌膚換上和父親一樣的色調，她是有生命的，在米白色的輕盈紙張上，解讀人生，分享歲月風華。

畫作完成，我頂著滿臉鬍渣，走出屋外，晨曦愜意地在刮痕累累的門口埋伸個懶腰，心中的冰涼於是有了寬廣的溫暖，足以包容我的焦灼與抑鬱。當所有牢騷不發，一切俗世不擾，感覺是如此寧靜而美好。

我帶著畫作興沖沖前往醫院，打開病房的房門時，我的手在微微顫抖，害怕父親還在為修護祖厝的事情生氣，更擔心他不喜歡這張畫。還沒進門，就聽到頻繁翻報紙的沙沙聲響，父親坐在床上，雙眉攢聚不舒，粗糙的手扯開報紙，將自己遮掩在密密麻麻的鉛字裡，瞧都不瞧我一眼。

「爸，三祖母的像我畫好了，看嗎？」

「不長眼睛的傢伙，沒看見我正在看報紙，滾！」

父親果然還在生氣，熬夜的疲憊與愧疚讓我再也說不出話，把畫放在沙發上，默默離開怒氣衝天的房間，晃到附近的超商買點熱食，補充能量。

我漫步在行道樹下，一口一口喝著咖啡，樹的病似乎康復了，蒼鬱香氣、桐生茂豫，手掌輕撫樹幹，它會回應活繃繃、好生生、綠油油的氣息。此時，樹葉篩下的陽光灑在咖啡裡，彷彿絕望深淵有了一絲希望，我的心裡燃起生機，換個角度思考，父親的病並不是無可救藥，祖厝的舊並非無能為力。

再次回到病房，沒有看見父親，趨步向前，發現他蹲坐在病床旁的地板，午後陽光照耀空中紛飛的塵埃，翩翩飄落在他顫抖的肩膀。他左手扶著三祖母的畫像，右手來回輕撫畫裡暗灰的衣裳，就像平時為她整理儀容一般，依依不捨。

父親哭了，「娘，妳不需要待在委屈的地方，現在我當家作主了，一起回家吧。」淚水沿著他瘦削憔悴的皺紋蜿蜒而下，很慢、很沈。

「妳怎麼還是這麼年輕，看看我，已經是糟老頭一個囉。」父親呵呵笑了，像孩子一樣撒嬌，天真浪漫。

我趕緊走過去將他攙扶起來，他的雙手緊緊捧著三祖母的畫像，絲毫不肯鬆手。

我問：「畫像需要修改嗎？」

父親說：「你終於畫了個像樣的，畫得真像。」他愁苦的聲音充滿欣慰，眼神不再曲折，透著閃閃慈光。

我說：「好，那就不要修。祖厝呢？」

父親說：「有我娘在的祖厝，才有溫情，哪怕是頹壞的房子，是我們幾代人打拼出來的，當然要自己住，更有感情。」他拍拍我的肩膀，飽含溫暖的重量。

清新涼爽的風搭在窗邊，世界動了起來，萬物各得其所，三祖母、父親和我都將重返祖厝，各安其份。

四個月後，父親出院，我們將三祖母的神主和畫像迎回祖厝的神明廳，酷夏已過，秋蘭飄香，我倆虔誠地跪下，父親雙手合十，閉眼默禱，我則端視牆上的祖先畫像，畫中，他們被時間壓深的臉，似趨近又迴避，充滿光與暗的意識，三祖母走出自己的不容易，終於被接受。

從此，父親無須拿著往事刺向自己，憤恨不是一面折射畏懼的鏡子，終能釋懷。

父親對三祖母的眷念來自靈魂，來自生命的力量，如今，思慕之情在祖厝的神明廳昇華為信仰，堅定而永遠。